

接著看下一句：「餘可怖事，謂《正法滅經》說『瞻波羅國城邑，有諸比丘，滅我正法』可怖等事，又『分十八部』等。」

這裡說到「餘可怖事」，所謂的「餘可怖事」是指文中所說：「謂《正法滅經》說『瞻波羅國城邑，有諸比丘，滅我正法』可怖等事，又『分十八部』等。」

在佛教經典中有一部《正法滅經》，那麼在《正法滅經》當中，佛就曾預言：將來會在占波羅國這個城邑都市，會出現種種的比丘，從事毀壞滅壞正法的行為；其次，又好比小乘佛法在佛滅度之後的一段期間內，所依循的思想與經律論都是一致性的；後來逐漸分裂為十八部。

那麼像以上這一類的事情，佛在世的時候，像這一類可怕的事情佛都曾事先授記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大乘經真的是人為杜撰，其目的又是為了壞滅正法，那為什麼當初佛卻不預先授記呢？因此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不合理性。

所以，我們以「三段論」來看的話，這個大前提，你就可以理解為：

如果是有些可怕的事情，或者說對未來正法發展、流通有一些妨礙的事情，佛他都會預先去做授記。所以你如果認為大乘經是壞滅正法的一種行為、是被杜撰出來的話，佛也應當會預先授記。

這個就是通用的原則：只要有妨礙佛法正法，只要是為了要敗壞正法，佛都會預先授記。例如，《正法滅經》所說的滅法事件，以及佛預言部派分裂等，皆屬於此類。

小前提則是：

佛並沒有預先授記大乘經是被人為杜撰的。

因此得到一個結論：

你說大乘經是壞滅正法者所說，這個說法，並不能成立。

我們雖可以用三段論這樣來推理，但是重點來了。窺基大師接著說：「此中應有不定過難：『諸小乘、外道後造諸《論》，雖佛不記，亦壞正法者說故。』」此當中可能會產生一個「不定」的過失，會有這樣的一種質疑。也就是說，針對剛剛窺基大師所提出的這種三段論中，可能會有小乘的佛弟子或者持反對意見的人，他會提出提出反駁指出其中存在「不定因」這樣的過失。這個「難」，就是質問或者辯駁、反駁的意思。

因此「此中應有不定過難」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窺基大師很清楚，針對我所提出的推理，可能在這當中依然會有反對的人主張「大乘非佛說」。他會尋求我的推理當中有一種不定的過失，然後以這種不定的過失來反駁我的推理。用「不定過」來反駁我原先的推理。

何解「不定過」？

我們先了解什麼叫「不定」。

在因明邏輯的推理當中，有一種叫「不定因」。這個「因」就是「宗、因、喻」中的那個「因」。當這個「因」有錯誤了，將導致這個邏輯推理不能成立。那麼錯誤的「因」當中，其中有「不定」這樣的「因」。而這個「不定的因」，它還分為六種的「不定」。我們現在只就「不定」本身來做說明。「不定因」是指當我們用佛教因明這種推理的方式來論證，在論證當中，這個「因」（理由）與「宗」（命題）——「宗」就是一開始我們所提出的命題、所提出的主張——之間，缺乏必然的邏輯聯繫。

照理說，「因」作為理由，它的目的是要來成立「宗」這個主張。我們提出一個主張之後，然後就要用理由來加強它、來成立它；可是當我們提出的「因」和主張的「宗」，它缺乏一個邏輯的聯繫，代表這兩者之間沒有一個必然的關聯性，然後導致整個論證不能成立的謬誤、錯誤。所以說，當我提出的主張跟我提出的原因理由，兩者沒有必然的關係，那就形成這個論證不能成立了。一旦這論證不能成立，那這個推理就是錯的。這個就是「不定」的因。

因此，這裡所說「不定過」，就是指有不定因這樣的過失。所以，這一段主要是說，窺基大師告訴我們，可能有人會針對我的這個邏輯推理當中，所提出的理由與其結論之間，其實沒有必然關係，當中有不定因的錯誤，而以此來反駁我。

那麼怎麼反駁我呢？反駁我的人可能會這樣說：「諸小乘、外道後造諸《論》，雖佛不記，亦壞正法者說故。」

在解這段之前，我們先來了解剛剛所說這個「因」和「宗」的關聯。剛剛窺基大師他所提出的「宗」：「諸大乘經若是壞正法者說，佛先應記」；「因」：「汝說『自法內廣壞正法者所起』等故」。窺基大師他所提出的「宗」這一段的重點在於：「佛先應記」，假設有任何壞正法的事，佛應先授記。然後，他提出的因（理由）是說：你們小乘論師說大乘法是「自法內廣壞正法者所起」。好，因這一段裡面有「壞正法」這三個字。只要是佛法當中、佛法內部，有「廣壞正法」，佛都應當授記。這就有了一個聯繫了，因（理由）跟宗（主張）有關聯的，只要是壞正法，佛都會先授記，這個就是兩者之間的聯繫。

可是呢，為什麼叫「不定」？這個地方出了什麼錯呢？

因為可能有人會講：諸小乘跟外道，他之後所造的種種的論，也是壞正法而說的，可是佛卻沒有授記，佛卻沒有授記。因此，佛的「授記」跟「壞正法」沒有必然的關聯性，問題也正出在這裡。這個就是「不定」了。

窺基大師原本的推理，是建立在：「只要有任何壞正法的行為，佛都應當授記。」這是窺基大師的主張。然後，他就用小乘所說的：「大乘是壞正法的人所杜撰的。」然後再進一步說：「如果大乘是壞正法者所杜撰的，佛就應當授記。」窺基大師用這樣的理由跟這樣的主張做

了一個聯繫，把它聯繫起來。

可是這個「因」和這個「宗」，難道是完全有關聯嗎？可能沒有。為什麼？因為小乘的佛弟子可能會寫種種的論來壞正法，然後，外道也寫種種的論來壞正法，是不是？但是佛並沒有對所有壞正法之事都作授記。

例如，佛滅度之後，其實有很多的小乘的佛弟子，也有很多的外道，他們可能會宣揚一些邪知邪見，那這些難道不也是壞正法的行為，對不對？可是佛難道都有全部授記嗎？難道佛有授記說，我涅槃之後經過多久，某時某地將出現某外道，他提倡什麼主張，提倡什麼樣的邪知邪見？我們要了解，只要提倡出任何的邪知邪見，都是壞正法，是不是？只要邪知邪見被發揚了，就是一種壞正法的行為。因為邪正不能夠並存，我們宣揚邪知邪見的時候，那等於是對正法的一種毀壞。

所以，難道佛當初都把所有佛法以外的全部的外道，都一一的授記嗎？沒有。其次，也有一些小乘的佛弟子，他可能寫出一些違背正法的論述，難道佛都全部授記嗎？也都沒有。因此佛對於壞正法的一切行為，其實並沒有全部都授記。

因此就有人提出說：窺基大師你這樣的邏輯推理是有問題的。為什麼？因為「壞正法」這個「因」，跟你提出的「佛應授記」的主張，沒有一個必然的邏輯的聯繫，因此這個叫「不定因」。

所以，這一段就是說，窺基大師他設想得很周到。他就說對方可能會提出的這樣的邏輯論證來反駁我，然後就說我的「因」跟我所提出的「宗」有錯誤，有「不定因」的過失。因為佛他對於小乘、對於外道往後所造的這些種種邪知邪見的論，也沒有全部授記。佛雖然沒授記，但也是屬於壞正法者所說、所做的一種行為。那請問你要怎麼解釋？並不是所有的壞正法，佛都有完全授記是不是？既然佛沒有對於所有壞正法的行為都完全的授記，那當然大乘經是壞正法者所說，而佛卻沒有授記，這也很正常。

既然，佛對於壞正法的一切行為沒有全部授記，你就不應當用「佛沒有授記」來成立「大乘是佛說」，是不是？既然佛對於所有壞正法的行為都沒有全部授記，你就不能用這個主張來證明說：大乘經因為沒有佛授記它是不對的，就主張大乘經是佛說的、是正法。

所以這一段等於是反對者對於窺基大師所做的三段論提出的反駁。

好，接著看下一句：「外道非『自法內』，小乘非『廣壞法者所說』，無不定失。」窺基大師就進一步說明，其實你對於我的反駁是不成立的。為什麼呢？他說我的三段論有「不定」的過失，那我就告訴你，其實我所提出的論證邏輯是非常縝密的，並沒有毛病、也沒有問題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雖然你說外道也提出一些論來壞正法，可是我本身已經限定了「自法內」這

個條件。所謂「自法內」，就是強調這是我們佛法內部的事情，與外道無關。

也就是說，佛對於「壞正法」這件事的授記，是針對佛法內部而言。至於外道，當然也可能有很多人仇視佛教、敵視正法，這個講不完的，對不對？就以我們佛法來講，我們佛法以外的宗教、外道，他當然對佛法是不友善的、是敵視的。他一定會處處刁難佛教、刁難佛法，要想盡辦法來毀壞佛法。

可是要了解，外道他們有辦法來毀壞佛法嗎？毀壞不了。我們的正法會從什麼地方先崩壞呢？從內部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外在的力量其實很難去壞滅正法的。真正導致正法衰敗、崩壞的，往往不是外在力量，而是從內部先開始崩塌。

因此，我特別強調是「自法內」，就是要把外道先排除掉。所以雖然以「外道壞正法沒有被佛授記」來推翻我的這個說法；但我是強調「自法內」，外道並不在自法內，外道既然不屬於佛法內部，那就不是我們要討論的範圍。

因此，首先這句「自法內」，就已經把外道的情況先排除掉了。就是說，外道雖然也壞正法，但是不論佛是否授記，都不是我們討論的範圍。

那小乘呢？小乘總算屬於「自法內」了吧？因為小乘本身畢竟是屬佛法內部的事。如果小乘之中有人出現壞正法的行為，那麼小乘本身這種壞正法的行為其實也很多，但佛也沒有授記嘛？

於是窺基大師便進一步就說，小乘的情況，並不是「廣壞正法」。「壞正法」跟「廣壞正法」是不一樣的。也就是說，窺基大師他在成立這個邏輯論式時，他刻意加上「自法內」這句話，就把外道排除了；他又刻意在「壞正法」的前面加上一個「廣」字，成為「廣壞正法」。也就是說，他用「廣壞正法者」這句呢，就把小乘的情況也排除掉了。

小乘之中，可能有某部分的人具有邪知邪見，因而提出一些違背正法的主張，雖然這也是屬於壞正法，但是他那種壞正法的層次並沒有影響很大，並不足以動搖整體佛法，因此當初佛也未必需要特別預先授記。這是有可能的。佛之所以會預先授記，通常是因為那是一件很廣大、很嚴重、影響深遠的事情。因此，我們要了解，用「廣壞正法者」這句話，也就把小乘那種局部、有限的壞正法的行為排除掉了。

因此，你認為小乘也好、外道也好，有一些壞正法的行為，佛卻同樣沒授記要來反駁我的三段論的論證有「不定過」，是不成立的。我這種三段論的論證並不存在你所謂的「不定」的過失。因為論證所強調的主要是限於佛法內在、佛法的內部，而且屬於「廣壞正法」的行為，佛必定會有所授記。

接著，再用我的主張來看大乘經這件事。大乘經如果真的是後人杜撰的，那它影響層面

必定會很大的。假設佛陀沒有宣說大乘法，可是到了後世，卻有人杜撰很多的經，然後自稱是佛說的大乘經，而且裡面的內容都是胡說八道，主要就是要消滅正法，那這件事影響必然深遠。既然如此，佛陀當初就一定會預先授記的。

因此，佛既然沒有授記「大乘經是被杜撰」、「大乘經是為了壞正法而出現的」，那就可以了知：你認為「大乘經是非佛說」的主張是不成立的。換句話說，並不是所有壞正法的事情，佛都有授記，我所強調的是「佛法內部廣壞正法者」，佛才授記。好像佛當初在《正法滅經》當中講滅正法的事情。因此，你不能夠把外道的邪知邪見叫做壞正法，也納入我的三段論當中；或者把小乘局部性的壞正法的行為，也納入我的三段論當中。這是不對的。

接著，窺基大師又說：「又諸大乘經，定非自法內廣壞正法者說，佛先不明記故，如《增一》等。」

這段同樣是在作比量、邏輯的推理。意思是說，大乘經必定不是屬於佛法內部且廣壞正法的人所講的，因為佛並沒有授記這個事情。好像《增一阿含經》等等這些小乘經。「如《增一》等」中的「增一」，就是指《增一阿含經》。

也就是說，大乘經的情況，就如同《增一阿含經》等阿含經一樣。大乘經不是佛法內部廣壞正法者所說，因為佛沒有授記；好像《增一阿含經》等小乘經也不是壞正法者所說。不管是小乘經、大乘經，佛當初都沒有預先授記說：「我滅度之後，會有某些內部的佛弟子為了廣壞正法，然後就講大乘經或者就講小乘經。」佛當初並沒有這樣如此很分明的去說明、去預言這個事情，由此可見大乘經並不是像你們說的，是屬於佛法內部為了要廣壞正法才杜撰出來的。

其次，接著下半段：「如小乘者造謗大乘論，佛雖不記，非廣壞正法者說，如疥癬故。」

那問題來了，到底這個「大乘非佛說」是誰主張的呢？其實正是部分小乘論者。小乘提出「大乘非佛說」，這就是誹謗大乘。甚至有些小乘的佛弟子，更撰寫出一些誹謗大乘的論，這當然也算是壞正法。那誹謗大乘，難道這件事不嚴重嗎？要說嚴重，也是很嚴重。可是為什麼佛當初卻沒有授記？佛怎麼沒有授記說：我涅槃之後會有小乘的佛弟子，造種種的論來誹謗大乘？佛當初為什麼不授記這件事呢？

現在窺基大師他便解釋了。小乘佛弟子他所造的這些誹謗大乘的理論，佛雖然沒有授記，可是要了解，這種誹謗大乘的理論其實也還不算是「廣壞正法者」。換句話說，雖然小乘誹謗大乘說大乘非佛說，這樣的行為是壞正法沒有錯，可是並不是影響得很深遠，應就叫「非廣壞正法者說」。他是壞正法沒有錯，可是並不是很廣大，他是「唯壞卻不廣大」。也就是說，小乘佛弟子雖然誹謗大乘，可是這個行為影響不了大乘的流通，不能夠動搖大乘的根基。他這種行為雖然是壞正法，可是影響不大，就好像「疥癬」一般，「如疥癬故」。

有一句成語叫做「疥癬之疾」。我們這個人生病了，比如說得癌症、長腫瘤，這個是很嚴重的病，會影響我們的性命的存亡。有一些病雖然它也是病，可是卻無關緊要並不影響大局。這種無關緊要的小毛病，就用「疥癬之疾」來比喻。所以說「疥癬之疾」是指無關緊要的事情，它並不影響整個大局。它只是一個小毛病而已，不影響整個大局，整個大局不會因為這小毛病而被動搖、被影響。所以它是比喻說，小乘對大乘的毀謗，雖然也是一個過患，但是微不足道，就叫「疥癬之疾」。

現在窺基大師告訴我們：小乘雖然毀謗大乘，可是小乘這種毀謗大乘的行為，其實也還談不上廣壞正法。它沒有錯，是壞正法，可是影響不大。

我們要了解，真正會毀壞大乘佛法的，往往不是外部的反對者，而是在大乘的佛弟子當中。例如，我們學習大乘經，然後我們自認為是在弘揚大乘、修學菩薩道，可是實際上對大乘義理的理解是顛倒錯誤，而將大乘佛法解釋錯誤，這個影響才大。換句話說，我們雖在弘揚大乘，不斷的去為眾生解釋大乘經，結果講出來的法卻跟大乘佛法是相違背的，這種影響才是真正深遠而可怕的。因為他表面上是大乘的弘揚者，可是內涵實際上是在毀壞大乘，所以這種影響才大。也就是說，今天一個小乘的佛弟子，他本來立場就跟大乘格格不入，他反對大乘這沒有什麼奇怪的。小乘他毀謗大乘、反對大乘，對於大乘來說其實不痛不癢；不會因為他反對大乘，大乘整個根基就會被動搖，就會因此整個崩壞。

所以大乘之所以會被動搖、會整個崩壞，包括：第一，大乘內部的佛弟子本身的顛倒錯誤，這樣的影響才會大；其次，釋迦牟尼佛在世間所示現的，然後所宣揚的佛法，將來到了某一天整個佛弟子不再修行、不再弘揚，導致整個佛法的崩壞，這個才是真正的「廣壞正法」。

因此，小乘佛弟子這種毀謗大乘並且造種種謗大乘的論，對於大乘佛法來講其實不痛不癢、無關緊要，才說他並非是「廣壞正法者」，終究只是「疥癬之疾」而已，影響不了什麼事情的。這個就是這一段文字所要表達的意思。

其次，「此下，和上《制惡見》等，一一皆有七個比量。」窺基大師說，從這邊開始，也就是從這第一個原因開始——因為這個地方是《成唯識論》引用《莊嚴經論》的內容——全部有七個原因、七個理由。而這七個原因、七個理由，從這邊第一個開始算起到後面依次展開。然後其中所說的「和上」，是窺基大師對自己師父——也就是玄奘大師——的尊稱。玄奘大師他曾經有寫過一部論，叫做《制惡見論》。

這部《制惡見論》的由來這樣的。當初玄奘大師他去印度取經，在印度經歷十九年，不斷的學習、不斷的去收集這些經論。那麼到他要回國之前，當時印度的戒日王舉辦了一場「無遮大法會」，那就邀請了很多的大乘、小乘的這些修行者，還有很多像外道這些修行人，來接受

供養。

當時有一位小乘論師，這個論師他是一位小乘的修行人，因此他就寫了一部論，這部論叫《破大乘論》。因為他主張「大乘非佛說」，因此這個小乘的論師就寫出這麼一部《破大乘論》。這個論寫出來之後，自然也就流傳到這些大乘的團體當中了。當時玄奘大師正在印度的那爛陀寺，跟隨戒賢論師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。那爛陀寺可以算是當時印度佛教的最高學府，裡面有幾萬人在那邊修行，其中很多都是修學大乘的。

因此，這個論師寫出《破大乘論》之後，這個論就傳到玄奘大師這邊。當玄奘大師看到《破大乘論》之後，就覺得說整個都是胡說八道，那該怎麼辦呢？應當要制止他才對。因此玄奘大師他便寫了《制惡見論》，這個《制惡見論》的篇幅非常龐大，裡面有一千六百個偈頌，內容極為豐富。

「一一皆有七個比量」，也就是說，在玄奘大師的《制惡見論》當中，就有提出像《莊嚴經論》、《成唯識論》這個地方所說的七個原因、七個理由。然後每一個原因、每一個理由，玄奘大師都再建立了有七個比量。所謂「比量」，就是類似前面窺基大師所做的那種推理的方式。玄奘大師以嚴密的因明推理，七個理由都有做七個推理的形式，來逐一論證「大乘是佛說」。因此，七個原因、七個理由，每一個原因理由假設都有七個推理的話，那整個就有四十九個比量、四十九個邏輯推理。所以我們剛剛前面有一句「應立量云」，這個其實就是指比量推理，就相當是窺基大師針對第一個理由所作的邏輯論證。

當初玄奘大師他在參加戒日王所舉辦的無遮大法會時，就寫出《制惡見論》，然後裡面就針對這七個理由，個別再做七個邏輯推理，來論證大乘是佛說，來論證小乘是胡說八道。這個便是「和上《制惡見》等，一一皆有七個比量」這一段的意思。

可惜的是，玄奘大師他這一部《制惡見論》，當時就只有在印度那邊流通。他回國之後，便專心投入翻譯經論，因此未將此論完整帶回中國，所以我們目前沒有辦法了知它裡面的完整內容。

不過從論的名稱來看，其目的就是要制止小乘論師這種破大乘的惡見。「惡見」就是邪知邪見。那些主張「大乘非佛說」破壞大乘的人，便是落入邪知邪見。因此他撰寫《制惡見論》，就是專門要對付這班小乘論師的邪知邪見、毀壞大乘的惡見。

那麼當時在戒日王舉辦的無遮大法會期間，玄奘大師就把他的《制惡見論》公開。也就是說，他論寫出來了、公佈出來了，然後你們誰可以來反駁我，你們就來反駁。結果整個無遮大法會的期間，沒有人能夠針對玄奘大師這部論挑出任何毛病。因此，玄奘大師聲名大振，傳遍整個印度，並獲得一個極受尊崇的稱號，叫做「大乘天」。也就是說，當初玄奘大師他在戒日

王舉辦的無遮大會當中，沒有人能夠反駁他所寫的《制惡見論》，所以就給予他「大乘天」名號的殊榮。然後戒日王對玄奘大師也極為禮遇，不僅給予豐厚供養，還特別安排與其同行。那麼無遮大會之後沒多久，他就準備要回國來翻譯經論。

因此可以知道，這個《制惡見論》的內容，跟《莊嚴經論》的〈成宗品〉之間，是有關聯的。

接著文中又說：「彼《論》中廣說：」這個「論」是指《莊嚴經論》。也就是說，窺基大師告訴我們，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還有更詳細的說明，這個等之後我們再回歸學習《莊嚴經論》的時候，就會看到更完整的內容。不過這個地方既然窺基大師他先引用了，我們就先說明。

怎麼說呢？

「諸小乘人云：『佛無功用捨，故不說。』」謂佛不作意觀，不記後有大乘者。

也就是說，這些小乘的佛弟子還是不死心。他們認為，佛之所以不授記，並不能因此就證明大乘是佛說，因為佛有可能是基於「無功用捨」，所以沒有去說明這件事。所謂「佛無功用捨」，即是說佛沒有任何的加行功用，就自然地捨棄，因此就未授記「未來會有這種毀壞正法者刻意地杜撰大乘經」。

小乘的佛弟子依然還不死心，所以他們就提出一個新的主張。若因為佛沒有授記，就認為大乘是佛說，這是不對的。至於為什麼佛沒有特別授記「未來有人為了毀壞正法而杜撰大乘經」？因為佛當初已將這個事情捨棄了。換句或說，佛有的事情他有授記，有的事情就沒有授記。那為什麼針對「大乘是壞正法者所杜撰」的，佛不授記呢？因為當初佛把這件事捨棄了，這個叫「佛無功用捨」。這個「無功用」者，我也沒有刻意地起任何的心念，然後就自然把這件事——不是忘記——就是說捨棄掉了，就不做了。

那麼底下就是窺基大師進一步說明：

「謂佛不作意觀，不記後有大乘者。」

也就是說，小乘所提出的「佛無功用捨」這個不死心的主張，是指佛當初沒有起任何的作意觀察。因為佛是「無功用心」，佛他沒有經過新的作意分別觀察，因此就不去授記、不去記別往後有這種所謂的「為了壞正法而杜撰大乘」的這種大乘行者。換言之，他們認為佛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沒有特別作意去觀察、宣說，因此便未作授記。

因為我們這邊是以「佛未授記」作為論證理由，因此小乘人他就不死心，他認為說佛不授記是因為他把這件事捨棄掉了。小乘論者認為，佛不能夠方方面面都要去照顧，有的事情會照顧，有的事情就不照顧。至於為什麼佛當初不授記有「毀壞大乘、毀壞正法然後杜撰大乘經」呢？就是因為佛他把這件事捨棄掉了，就不授記。

因此窺基大師他就解釋說：小乘論者其核心意思就是指佛他不經由作意觀察，就自然地捨棄，不去授記說將來有這個大乘行者為了壞正法而去杜撰大乘經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6講）